



2013年7月29日傍晚，当时主持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工作的王余光学长给我发来一条沉痛的短讯：“朱天俊老师于27日住院，因心肌梗塞，今日下午4时不幸去世。我们各写一篇悼念文章，放在一起刊登吧。”闻此噩耗，我不禁大为惊愕，心恸不已。因为仅在一个多月前，我应母校北大社会科学部之邀，入住中关村1号宾馆参与信息管理学科评估时，曾到位于中关村小区45楼504室的府上拜望过他，当日与朱老师交谈达一小时之多。

阔别多年，只见穿着圆领衫的朱老师显得清瘦，但谈锋甚健。他带着一点苏中乡音首先告知我，师母前已去世，自己如今也感腿脚无力，只是在室内走动，已很难下楼去散步了。同时，他还告诉了我不少系里老师们情况，并表达了对学科建设方向的担忧。对于我多年来从事的中国图书文化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古旧书业的研究，他表示赞赏，并勉励我说，你离开国家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离开为人作嫁衣的出版社，离开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行政岗位，专心去做业务，现在看来，你一直以来的这条路线还是不错的，所以有了成果，也有了影响。而我自己一直放不下的，是心目中想要写的那部《中国目录学史》，自从那年发生脑梗后，就再也不可能完成了。这是我人生的最大遗憾啊！

看到老师黯然伤神的神情，我赶紧安慰说，您虽然没有把《中国目录学史》写出来，但我们这一届又一届学生，尤其是您指导的那些硕士研究生们，都早已在课上深深受益于您的目录学方法了。譬如我，就是当年到您家请教时，偶然看到您书橱中珍藏的那批三联版唐棣《晦庵书话》、郑振铎《西谛书话》、谢国桢《江浙访书记》、孙犁《书林秋草》等，才坚定了自己钻研中国书籍文化史的想法。更何况，您教授的《中文工具书》课程，授予我们在书林学海中“渔猎”资料的专

业本事，使之成为我们图书馆学科班出身的一技之长，大家早就受益匪浅，学以致用了！

(一)  
朱天俊老师本名长庆，如皋县人。1943年初秋，考入如皋县中学。1954年7月，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首届本科毕业后，以品学兼优而留校任教。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有浓厚的图书馆情结和文献情意。考入北大前一年，就曾为其母校如皋中学创办过一个景平图书馆。他在为该校所写《难忘的岁月，无限的思念》一文中，曾深情地回忆其中学时代两位教文、理课程的老师道：“（身患肺病，儿女众多，常常全家挨着饿的）纪（汉光）先生，在教平面几何课时，边讲边在黑板上演算定理及难题，粉笔声夹杂着颤抖的讲课声，令人泪下。他批改作业，字体工整，一丝不苟，显示了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教师诲人不倦的风范。担任语文课的吴士

拔老师，年高体衰。他讲解语文，准确而生动。他批改作文，好的字句，旁加圈点，错差文句，具体纠正。他为每篇作文写的评语，字字句句凝就了他丰富的教学经验，语重心长，极富教育意义。两位老师均已作古，他们的教学态度与敬业精神，教育与影响了我的一生。”

在北大求学期间，朱老师深受著名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1899—1980年）开设的图书馆学课程的影响，而著名敦煌学家、目录学家王重民先生（1903—1975年）讲授的中国目录学概论课程，则引领他进入了中国目录学的知识殿堂。留校后，他担任了王先生的助教。而同为江苏老乡，1947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研究员任上回国的北大副教授陈鸿彝（1905—1986年，江苏泰州人）等，都曾给予他莫大的专业影响。

（本文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

## 梦里依稀故园路（一）

——深切怀念我的老师朱天俊

□徐 雁



对于故乡清明美食的记忆，最美的莫过于杨柳摊饼了。每年清明时分，正是桃花含笑、杨柳吐翠的时候，摘取柳芽，刺成大小五毫米见方，和在调好的面粉里摊成薄饼，出锅时香气四溢，金黄色带着点点绿，甚是好看。

乍暖还寒，儿时的我就在向大人们打听离吃杨柳摊饼的清明节还有几天。有时忍不住跑到河边的杨柳树下看它发芽了没有。倘如觉察到那灰褐色的枝条上绽出点点鹅黄，心里就禁不住一阵惊喜。

暖风渐熏，草长莺飞。翘首以盼的清明节终于来到了，这天晨光熹微，我从睡梦中醒来，迅疾地穿好衣服，抄起母亲递过来的小竹篮，飞一般跑向小河边。河水清静，柳枝弯弯。我将小竹篮支在枝丫间，然后拉过一条柳枝，小心地摸着那鲜嫩碧绿的柳叶儿。不一会儿，就采摘了一小篮翡翠般的嫩叶。然后，摘一片麦叶做麦哨，一路走，一路吹，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急匆匆地跑回家，母亲从我手里接过竹篮，将柳叶倒进清水里洗净，捞上来切碎，然后从面粉袋里舀一小瓢面粉倒进大碗里，加入适量水，调成黏稠的糊状，再抓一把碎柳叶放进面糊中搅拌。我架起柴烧锅，母亲在烧得火爆的锅内均匀地倒上面糊，用铲刀抹平，抹得和春卷皮一样薄，又疏疏落落地撒上蒜叶、香葱，用火慢慢煨，待摊饼将熟时，再洒一层豆油。煨上几分钟后，清香扑鼻的摊饼就可以起锅了。母亲小心翼翼地吧杨柳摊饼从铁锅里铲上来，放在大盘子里，看上去像个油光光的锅，面子柔韧，底子酥脆，绿意婆娑，清香袅袅。白的面，黄的油，绿的叶，青的蒜、葱，诱人垂涎。我顾不上洗手，撕下一块放进嘴里，那么香，那么脆，真不枉盼了那么多时日。此时，哪里是吃杨柳摊饼，分明是在品尝春天啊！

年年岁岁，无论贵贱贫富，清明必食杨柳摊饼，这是故乡的习俗。每到清明，再穷困的人家，哪怕平日里吃糠咽菜，而到清明必定要“奢侈”一下——摊几锅杨柳摊饼“饱餐”一顿。我曾思其由来：沪浙一带清明食青团，青蒿、柳叶都是春天的新绿，这可能是人与自然的交融，是对春之来临的欢欣与祈祝……

## 杨柳摊饼

□吴 建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寇在如皋雪岸犯下滔天罪行。

1938年夏天某日，驻扎在丁堰的日军、伪军近百人，向雪岸扫荡过来，企图消灭地方抗日游击队，结果一无所获。气急败坏的鬼子兵，便沿街纵火，烧毁了圆通庵及沿街商铺、民房数十间，今雪东村8组村民周国兵和朱国梁家的祖宅，被烧得片瓦无存。

1943年农历四月二十四日上午，日军又无故杀死7名雪岸民众。这一天，新四军游击队正在雪山东边的朱家庄开会，

有侦察员到东街头丁正鹤香店探听日军的行踪。张泰山染坊的学徒正在树上采桑叶。他在树上向南眺望，只见黄压压一片，日本鬼子正从刘家渡登船过河，向雪岸袭来。学徒立即慌忙地从树上跳下，呼喊：“鬼子来了。”一时间人们惊恐万分，游击队侦察员迅疾起身拔腿往北，奔薛亮大桥（今雪东11组）而去。众人听到日本人来了，便四处逃躲，有往河东去的，有往北去的，也有往西去的。

当侦察员快步奔到薛亮大桥处，便丢出一颗手榴弹，一则通知游击队转移，一

则引开日军。日军果然中计，循声奔来，恰巧有向北逃躲的刘广和（刘遗生父亲）、刘广兴、骆文元（骆瑞荣父亲）、张八富、刘八，均成了日军追击的目标。一阵枪响，刘广兴左手臂中弹，余人就向麦田奔去。不一会儿，日军赶到，一阵叽哩哇啦，所有人都吓得站出身来，被迫跪下。还有本在田间拾麦的吴德宏母亲和一个小孩，最终一起被日军残忍杀害。其中刘广兴在乱枪射杀时，他右肩中弹，又被补上一枪，擦颈而过。日军见刘广兴尚有呼吸，上前狠踩他的胸脯，又用刺刀猛刺

他的头。杀害无辜百姓数名后，日军扬长而去。幸运的是，刘广兴被抬回后，送东陈医治月余，得以活命，但落下终身残疾。

还有1944年正月月底的某日，日军夜宿雪岸。第二天晌午，日寇用机枪，偷袭扫射游击队，9名队员当场牺牲，尸体滚落于河中，鲜血染红河水。

如今在当地，只要到了农历四月二十四日，人们都会想起，日军祸害雪岸人的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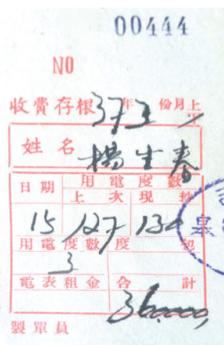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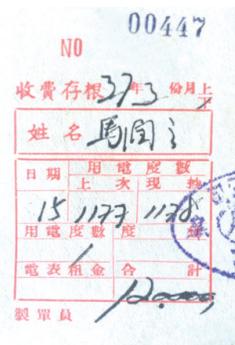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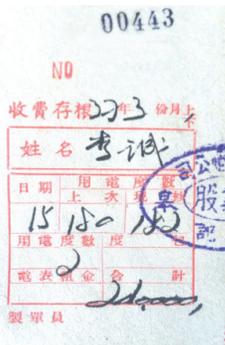
## 日军祸害雪岸人

□符陈栋

## 耀如电厂老收据

□清 革

耀如电厂，即耀如电灯公司是如皋历史上最早的电厂。这组1948年的耀如电厂收据记录了当时用户的半月用电量及所缴的电费。收据虽小，从侧面反映出如皋人当时的经济生活水平及生活的不易，具有一定的档案价值。



晓燕收存供图

警察“蜀黍”提醒您：您懂得



@所有人

# 文明行车 #

- ✓ 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
- ✓ 不逆向骑行，不在机动车道、人行道上骑行
- ✓ 不闯红灯、不越过停止线停车
- ✓ 不驾驶和乘坐非国标电动（机动）三、四轮车

